

布衣走江湖

梁子衡

僑務叢談之二

(本文插圖刊第三頁)

鄭彥棻前敵總指揮

「此情可待成追憶
只是當時已惘然」

我引用李商隱這兩句詩來寫我從事海外工作的一種感情，雖此情不同彼情，但我在工作的回憶中，的確帶有這份惘然追憶的味道。

我參加海外工作，經黨（國民黨中央黨部），政（行政院僑務委員會），民（華僑救國聯合總會）三個階段，其中以僑聯總會最長，我自稱為「布衣走江湖」，是表示不帶有黨、政味道，而勉強借用的一句話。

在我離開僑聯之前，一位在中央大學肄業的女僑生特來訪問我，準備為她主編的刊物寫一篇專訪，她問了很多尖銳的問題，其中有一項問到為什麼僑務委員會歷任委員長，每到任後即否定前任的計劃，而再從頭開步走，結果都跑不到「終點」，以致半途而廢。

她舉出很多實例，為了避免誤會，恕不列舉。我當時答復她，這是反映我們僑務觀念的複雜，以及僑務政策的不穩定性。我有一個很有趣的

分析：自從政府播遷臺灣以來，僑務委員會歷經葉公超（外交部長兼）、鄭彥棻、陳清文、周書楷、高信、毛松年、曾廣順七位委員長。每次人事調整，「內閣」總先想出一個號召（也算口號），當要用鄭先生時，則說僑務以教育為主；當要用陳先生時，則喊出僑務應以經濟為中心；當要用周先生時，則高唱外交、僑務一家論；周先生走了高先生來，又回復教育為主的時代；高先生走了毛先生來，則又「經濟」迫走「教育」。

歷任委員長的性格也各有不同，我曾經說過：鄭先生像一位前敵總指揮；陳先生像一位大眾長；周先生像一位大學教授；高先生像一位民眾運動的領袖；毛先生像一位大企業公司的總經理。這幾位委員長都是國家棟樑之才，他們對僑務都有極大的成就與貢獻。但無可否認的，他們正如訪問我的那位女同學所說，沒有克盡「接力賽」的責任，使人誤會大家來了都從頭開步走，沒有跑到「終點」，又換上另一個人從頭起步再跑了。

其實，海外僑務工作，不單只是政治問題，同時也是文化問題、社會問題，所以，我一向堅持着「僑務文化觀」這一看法。

因為政治性太強，「口號」便多，一個「口號」接着一個「口號」，非常熱烈。因此造成海外華僑社會的「附庸性」、「浮濫性」，既不能安定，也不能生根。

這一切的一切，都是受國家長期內亂外患，以及政治價值標準尚未建立的影響。無論那一位委員長，他們應負的責任，實在是微乎其微的。

老海外部長吳鐵城

我從民國三十九年開始從事海外工作，所見到的僑務領導人物，第一位自然是我的頂頭上司鄭彥棻先生，第二位却是老海外部長吳鐵城——鐵城先生，早在民國前一年（一九一一年）十月二十三日九江獨立組織軍政府，鐵老即出任參謀次長兼外交部長，民國三十九年，我由李樸老——樸生先生介紹晉見鐵老，見面之後，適逢鐵老所主持的華僑協會總會舉行會員大會，改選理事事。據悉僑協秘書處擬好一份候選名單呈鐵老核

閱，他看了再看，便問主辦人員：「樸生帶過一個肥仔（胖子）來看我，應把他的名字擺上。」後來，我真的上榜了。這可見鐵老的氣量。民國四十年，我奉派赴泰擔任僑社聯絡及服務工作，行前蒙鐵老約見，並留在吳公館午餐。他首先告訴我，未來反共復國，必受華僑積極的支持，亦必成於華僑的支助。他還寫了幾張名片，介紹往見當地的僑領。

吳鐵老曾經出巡海外多次，每次他都帶着一位英國人作為副官隨行，華僑見到鐵老身邊有一個「俯首貼耳」的番鬼佬，內心大叫過癮。華僑身居海外，一向「俯首低眉」，見到鐵老這種「威風」，便有一種「滿足感」。

我赴泰公差完畢返國後，因繳還美金一百二十元（公費餘款）給第二組，而獲得鄭彥棻先生的信任，準備調我到僑務委員會擔任第一處處長。鄭先生這好意給鐵老知道了，大約兩三個星期後還沒有發表，我在臺北賓館一個酒會中遇見鐵老，他說：「彥棻要您到僑委會，為什麼還沒有發表，用不用我追迫他？」我聽後，把我嚇了一跳，我急急的說：「謝謝您，鐵老。這絕不能追，否則，鄭先生會誤會我託人事。」他點點頭，捏了一下我的臂膀說：「好小子，真聰明，我糊塗了！」鐵老擔任過廣東省政府主席，海外部長，中央黨部秘書長，他的眼裡只有人才，沒有派系，他在中央秘書長任內，集各政團的人才於他的「專門委員會」。鐵老在政壇上有似古代的孟嘗君，屬下有不少為主市義的馮諼。

當然，亦有人這樣指孟嘗君：「孟嘗君特鶴

鳴狗盜之雄耳，豈足以言得士？」（見王安石：讀孟嘗君傳）其實，近代政治人物，因缺乏一個一致認同的政治價值和道德標準，士的品格估價也混亂了。但鐵老恢宏的胸襟，愛惜人才的風度，是已經被朝野肯定的。

鐵老瀟灑而不風流，嚴肅而不呆板，豪放而不浪漫。我一向說他有我們革命志士的第一代精神，自信這是持平之論。

初晤雲竹亭、張蘭臣

我出差泰國遇見當地僑領雲竹亭和張蘭臣先生，我認為這是我個人畢生的榮幸。

當時居於曼谷詩卑耶路一棟中式大宅的雲竹老——竹亭先生，係廣東海南人，留學英國後而在泰領導家族從政、從商。我到泰後由馮自元兄帶往雲府拜候雲老，他一見我就說：「You are very nice!」，自元兄對我說：「雲老說您漂亮。」我更正他說：「雲老說我可愛！」我兩人對英文都是「半桶水」，但我相信這次的 nice 是指可愛可親，而非指漂亮。

雲老留了兩撇粗粗的鬍子，嘴巴微翹，望之嚴而且威，但一經交談則覺得其慈祥。他當時要我在泰工作碰到困難時，就找他幫助解決，他必全力以赴。

雲門精英極多，據悉他的子姪在泰國政府裡有大使、有次長，媳婦中有洋人、有泰人，可是家教、家規俱嚴，中國農曆元旦拜年，晚輩向雲老選用「跪拜禮」，紅包亦照賞如儀。

鄭彥棻先生訪泰，我奉陪往訪雲老，我就對

鄭先生說，入雲府如臨「國際會議」，中西並陳，華洋共話，中國文化氣味亦濃，雲家係研究華僑問題的一所好「學府」。後來，雲竹老受到先總統蔣公中正的重視，曾提名為我們中國國民黨的中央評議委員。

雲家「開門天下親」，「閉門一家親」，「外面看複雜」，「內面看單純」，「餐桌上吃西菜，神位前行中禮」，這是「僑務文化觀」一個最好的明證。

泰國另一位僑領張蘭臣先生，廣東潮州人，當時任中華總商會主席，學歷不高，體格魁梧。一身白沙士堅西裝，出現任何場合，都是先聲奪人，使人有玉樹臨風之感。他只會講潮州話，略懂廣州白話，他平時靠他一根會講話的「雪茄」和人交往，親切而不生疏。

我在曼谷，他三番兩次邀我居住他的招待所「曼谷聯誼社」，食住免費，我都婉謝了；鄭彥棻先生訪泰，他要派車給鄭先生使用，我認為政府官員不必接受僑胞招待而堅持使用大使館公車，也得到鄭先生的讚賞和張先生的諒解。

張主席（泰國華僑社會對張先生的尊稱）對外應酬手段豪放，場面浩大，每次在「曼谷聯誼社」宴客，都超過一兩百人，泰國官員、僑社領袖無所不包。某次，我坐一黃色「的士」赴宴，他看到一堆「賓士」、「雪佛蘭」轎車中，來了一輛「的士」，即下令調查，後查出係我租用，便找他的「禮賓秘書」陳雲騰兄大罵一頓，並規定以後宴會，必須派車接我。陳秘書為此事會和我「君子協定」，萬勿再坐「的士」赴會，以免

他「炒魷魚」。

我在曼谷時常坐三輪車，僑胞把張主席當成活佛，每有災難都找張主席解決而不找我大使館。我研究泰國政府絕不願我大使館在當地建立權威，以免華僑頭上有兩個政府，泰國政府捧張主席，實有其政治的「陰謀」。

杭立武先生使泰，出國前夕約我在衡陽路某處晤談，我以「地面外交，地下僑務」奉告，當時他頗為重視。

「張主席」去世後，曼谷僑社如失重心，「新僑」、「舊僑」（我反對新舊僑之分，此處引用，乃出於不滿的心理）均感「六神無主」，這也可給今天持老僑無用論者一個很好的研究題目。

認識了華僑三劍客

我參加海外工作興趣日濃，很多問題都希望從華僑人物身上找到答案。

民國四十一年僑務會議，董世芳先生擔任主任秘書，何宜武先生擔任議事組長，李菊休先生擔任宣傳組長，我擔任接待組長。今日松山的國內機場，便是當年的國際機場，機場上只有小平房數間，作為海關、聯檢、旅客出入之用。我在出席會議代表抵臺最高峯的幾天，夜間在機場內擺一帆布床睡覺，以便招待代表入境。那時「代表第一」，「會議至上」，臺灣省保安司令部會特准「梁組長」有權保證代表先行入境，補辦手續，有此榮寵，真是神氣活現。

在僑務會議上，我認識了美國的僑領梅友卓

先生，加拿大的僑領張子田先生，古巴的僑領蔣賜福先生。我後來稱他們為華僑三劍客。

友卓伯瀟灑風流，子田伯老成持重，賜福伯溫厚福泰。每日同出同入於青潭會議場所，人未到則雪茄煙味先到，三劍如虹，成為會議中的一景。

梅友卓這一把劍極為鋒利，最早為吳鐵老所賞識，這起於抗戰時期，政府發動海外華僑捐款，預約紐約僑胞負責捐款美金一百萬，芝加哥僑胞負責捐款美金十萬，這是按人數及經濟地位分配的，當時梅先生住芝加哥，鐵老特把該地捐款的任務交給梅先生，囑他努力達成。事後芝加哥一地捐款高達美金五十萬（一說一百萬），比預定數目超過四十萬。鐵老自此對梅先生另眼相看，梅先生回國出席本黨六全大會，鐵老招待住進他的公館，還支持梅先生當選了中央委員。梅先生年前中央新村寓所客廳裡的中國傢具，也是鐵老賜送的。

我第二次回任僑聯秘書長，梅先生即捐贈基金新臺幣十萬元，還代梅培德、陳子超兩先生各捐贈新臺幣十萬元。我當時曾說基金認助數目如不超過預定之半數七百五十萬元，即表示不獲信任，當辭職不幹，梅先生暗暗指示僑聯故秘書歐裔明兄，隨時與他聯絡，如到理事會開會時，不到七百五十萬，他即負責保證達到此數，不讓我「溜走」。此種風範，可以代表俠士劍客的個性。

張子田先生在加拿大僑社，可以說是一柱擎天，他愛黨愛國，數十年如一日，後來先後擔任

過本黨的中央委員和中央評議委員。他像一株歷盡風霜的古松，蒼勁而不顯其華美，生活不如梅伯的多采多姿，但假如海外僑社少了一個這樣的人物，就會失去重心。自子田伯去世後，加拿大僑社始終陷於兵多將少的情况，可見領導人的重要呵！

蔣賜福先生缺財、缺學、缺術，但有福、有祿、有壽。他在三劍客中是最先露頭角的一人，人人說與他的大名有關。

某年他扶病回國出席黨中一會議，他只通知我一人接機，在車上我勸他節勞，他說：「一個革命黨人，隨時抬着棺材上路。」他住進「僑聯賓館」後一直病情嚴重，到了他離臺那天，我在機場上還對他的乾兒子說：「福伯返國時，兆頭不佳，幸好他今天平安回去了。」詎知翌日中午，蔡維屏先生由外交部來電話告知，賜福先生在檀香山機場不幸去世。三劍客現只僅剩下一位被中風病困的友卓伯了。「滄海月明珠有淚」，我真是無語問蒼天！（未完）

訂購「中外雜誌」贈送親友
是最高級的禮品，他（她）
會每月想起你的友情。全年
新臺幣捌佰伍拾元，國外全
年美金貳拾捌元，航空另加
郵費。請撥電話：五三六六
八六六



①1911年10月23日吳鐵城(右二)與林森(右)領導九江獨立組軍政府出任參謀次長兼外交部長。

②吳鐵城(左二)與孔祥熙(右二)及英國駐華大使(左)合影(文見16頁)。

